

鲍
柯
杨

厮 杀



鲍
柯
杨

44.572
C2112

089915

厮 杀

作家出版社



京新登字第186号

厮 杀

作者：鲍柯杨

责任编辑：陈 染

装帧设计：唐伟杰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130 千

印张：7.625

插页：6

印数：0001——3,400册

版次：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538-0/1·537

定价：3.95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李荣胜

从二十六中认识鲍柯杨算起，至今整二十六年。那时他读初中，纯真、憨直，怀着一腔的虔诚扑入动乱的洪流中。以后当兵，复员当工人。由于不甘寂寞，胆大妄为地给“史无前例的革命”罗织罪名，锒铛入狱。三年铁窗生涯，出狱时已是拨乱反正的年代。

大概还是不甘寂寞吧，柯杨操起笔纸，挤到文学这条小胡同里来了。他爸爸是作家，用他的话说：“作家又不遗传，我爸只给我撂了一句：写可以，三年不准投稿。”于是，从一九七七年出狱便开始写起来。白天被监督劳动，为了表现好点，到了晚上浑身就像散了架，倒头便睡。凌晨两点醒来，冷水浇头后，伏案爬起格子。六点奔向工厂，又开始新一天的劳动改造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到一九七九年给他彻底平反时，写满小说的格子纸积了大半箱。就是在

那一年，他的处女作《试探》，在《北京日报》发表。

之后，结婚、生孩子、调工作、离婚，柯杨的生活总是这么坎坎坷坷。或许正是这坎坷刺激了他的灵感，以至铸成这么一本坎坷的文字——《厮杀》。

柯杨跟我说过：“谄媚是奴隶，恳请他人公正、善良、仁慈地对待自己，依旧是奴隶。”不愿当奴隶的自尊驱使他拼命地写着。“活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尊严就不是人！”（《厮杀》中的话），为了获得人的尊严，他用笔舍生忘死地奋争。终于，从文学这条窄胡同中挤了出来。到目前已发表了愈四十万字的短篇小说，并且受到一些评论家的瞩目。

文学的传统功能是提高生活的能见度。柯杨以他那极富个性的视角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认识他那特殊生活的机会。他反思动乱年代，决无“伤痕文学”的肤浅。小说《像》中的那个六岁男孩，因收集毛主席像，而惨死在一群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手里，令人心碎呀！他直面现实生活，决无闪转腾挪。他在小说《厮杀》中，借主人公于词林之口，道出了：“天下的人都是买卖人，从小到老都在卖。小时卖哀求，老了卖呻吟，工人卖劳力，干部卖灵魂，妓女卖肉体，演员卖假，作家卖人性。”撕下多少伪君子的面纱，惊世骇俗。他回首狱中磨难，决无展览式的轻浮。小说《字典》中，十七岁的杀人犯刘永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照着字典写出一个字之后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妈的，比杀人难。”这是惊呼！这是呐喊！人们怎么

能不痛恨那个制造愚昧的年代！

在柯杨的作品中，没有氛围的营造，更没有刻意的雕琢，只是生活的流露，流露得自然、痛彻、撼人肺腑。他那冷静的语言，近乎冷峻，好像一把手术刀在解剖人的灵魂，每一刀都割开肉，淌出血。我敢说：红卫兵们的经历他都有，但他所忏悔的，红卫兵们却未必都有。不少青年作者是在他们的自我中开拓，而柯杨却是在他生活的矿山中掘进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，我十分喜爱柯杨反映监狱生活的小说。从一九八六年在《北京文学》上登出《友情——号里的人之一》起，我就注意到了。他让我们窥见中国七十年代的监狱，更难能可贵的是让我们了解了那样的一群囚犯。有人曾把他的这些小说称为“第三代大墙文学”，这说法有点吓人。写监狱，外国十八世纪的文学中就有，我国明清小说中也不鲜见，现当代的小说中更不用说了，实在弄不懂这“第三代”是如何划分的。我曾同柯杨谈起他写“号里的人”，他抱怨我挤兑他。其实，不懂得中国监狱，便懂得了中国的一半，而柯杨的小说还没有办到。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，实在金贵。可是，只有真正的认识了生活，才拥有生活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柯杨仍须努力。以柯杨健壮的体魄和玩命的勤奋，成功再所难免。他一定会创作出属于他的大墙文学。我企盼着。是为序。

1992年3月9日于北京三里屯

出版说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扶植新人、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！

作家出版社



鲍柯杨漫画像

李焙戈 作

小 传

一九五二年生于北京。祖籍河北丰润县女过庄。毕业于北京香山慈幼院，北京汇文中学。六八年入伍，海军，复员，北京造纸一厂做工。埋头攻读马列、哲学、政经、历史。因反“四人帮”，七四年入狱，开始做写小说的准备，坐了两年的牢，又到劳改场服刑，七七年刑满释放，在北京照明器材厂戴反帽劳动，干过装卸垃圾工，车工、钳工。七九年平反，到北京粮食工业公司职工学校当勤杂，校长见我教语文，就当老师，科员。现当记者、编辑。七八年结婚，九〇年离婚，儿子青青是我欢乐的小累赘。九一年再结婚，于是有了女儿雅琴，很可爱。

目 录

序……………李荣胜 1

厮 杀 1

像 27

钓 鱼 35

空 瓶 54

夜谷里的呼唤 61

金贵的“花子服” 68

求 画 77

微 笑 94

瞎的快乐 101

父与子 105

雪 112

漫 画 118

我和小狗 120

友 情 130

字 典 153

卸 罪	169
硬汉刘森林	178
纸 铐	188
梦 话	198
求 铐	206
一念之差	216
可怕的一夜	224

厮 杀

昏暗的灯光下，装卸工于词林，手指紧捏钢笔，写完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号，将钢笔往裂了许多口子，漆皮剥落的桌子上一扔，钢笔滚落到地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身子往松动的椅背一靠，想要细细品尝激动，却没气力了，神思像是长了厚厚的舌苔，麻木无味。

于词林从十五岁起，就迷上了文学，很愁苦很没人味的拼了二十五年，连婚都没结。但寄出的几百篇小说，刺激了他几百次，都沮丧地回来了。桌上刚刚在阵痛中出世的短篇小说《屈辱》，他确信定是惊世之作，如同相信自己的贫穷一样的确凿。

他半合着眼皮，懒懒地扫了一眼散着霉气的四周；屋低矮狭小，摞在地上的书和小说稿将屋去了一半。一张由砖头支起的木板床，一张吃饭写作两用，

腿残得像百岁老人牙齿的四方桌，塞满了另一半。他突然觉得眼前叫他羞耻的寒酸，非常光荣，因为《屈辱》是在这里诞生的。

伟大如果生在伟大里就平庸了，伟大的魅力在于他过去的卑贱。

于词林正沉在庸懒的舒畅中，有人敲门，他开门见是女友孙惠姣。赶忙请她进屋。

孙惠姣是保育员，四十岁的姑娘，阴差阳错，耽误了半辈子。她还满意于词林，虽说他不会生活，但社会关系简单，身旁没一个亲人，眉眼也说得过去。他们处了三个多月，她一直努力用女性的温柔和甜蜜，把冷漠的他从小说的狂热中软化过来，但她失败了。孙惠姣在与“小说”这个情敌的斗智斗勇中，彻底灰冷。她这次本是要分手，但一进门于词林就对她说：“我成功了。你再也不是什么保育员，而是夫人了。”

孙惠姣一愣，瞪大眼睛叫道：“你还要写？”

“是呀，当然写，今后更要写了。”于词林边说边扑了过来。

孙惠姣躲闪开，冷着脸说：“你是要小说还是要我？”

于词林沉思了一会儿，狠狠地说：“活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尊严就不是人！不当顺从的小丑，就必是臭硬的可怜虫！”他挥舞着麻秆般的细臂，脸更加的凶，似乎面对仇人，“我必须写！”他几乎是吼叫。

孙惠姣气急地跺脚，拧脖子说：“你管人家干嘛，咱俩就够了。我受不住这没完没了的写。你就是获诺贝尔奖，我也不稀罕，我要的是过日子，不是小说！”孙惠姣虽说得刚硬和淡泊名利，其实不然，她算计过，于词林若功成名就，她情愿做一声不吭的老妈子，尽心服侍，可于词林就不是成气候的料。

于词林垂手站立，阴影里的眼睛渐渐地微红，他喘着暴躁的粗气说：“你当我愿意把命都扔在这张破桌上？谁不爱玩？谁不愿天天搂着你？我也是人！能行吗？”他用拳击打着掌心转动着身子，用愤恨的目光横扫，“瞅瞅周围人的脸子，他们决不以你是个好人就尊敬你，要是这样我早就不过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了。当头的拿你不当人，跟你差不多的人，都自我感觉良好，朝你撇嘴，抬眼皮。你受得了，我受不了！我发誓要打败所有的人。”惨白的灯光映在他的脸上，变成了蜡黄色。他摆出击拳的功架，用力打了一记直拳。

孙惠姣叹了口气，心凉透底，不想作任何的努力了。她说：“你要坚持，咱们只好分手。”

“可我马上就要名声在外了。”于词林急扯白脸地叫道，“真的，我就要是名流了，你会后悔的。”他替她惋惜，还有些忘恩负义的内疚，忙上前抓她的手。

孙惠姣闪开身，快速地走了。

刚刚有些生命欢乐的破旧的小屋，又落上一层尘埃般的沉寂。于词林灰头土脸地瘫在吱吱乱响的

椅子上，本来很兴奋的心，一下子空悠悠，荒凉凉的。“你怎么了？”他心中问自己，“说话就要成功了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”想到这儿，又有了欢乐。他看着桌上的《屈辱》，用拇指轻抚着中指上被钢笔磨出的厚茧。

能唱出人性的人，大都在扼杀自己的人性。

会追求女人的人，是不追求女人的。于词林最会追求女人，他就要成功了。

于词林寄出《屈辱》快一个月了。这段时间里他没写一个字，天天都在心潮澎湃地等候，用稿通知书那最辉煌和壮丽时刻的来临，没有丝毫万一退稿的念头。

这天晚上，于词林刚要上床，有人敲门，他开门见是一个穿浅灰色风衣的陌生人，那人带着深秋的凉风进了屋。

来人有四十多岁，大个子，四方脸，敞开的风衣里的黑色西服，质料和做工极考究，手指上炫耀着一圈黄灿灿，看着就沉的金戒指，脚上是几百元一双，闪着棕色亮光的皮鞋，手提黑色的公文箱。

“您找……”于词林纳闷地问，在记忆里没有搜索出这个人的模样。他的小屋从没如此的富贵过。

“于词林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我就是。”

陌生人又跟了一句：“写《屈辱》的于词林？”

“对，对。”于词林迭声说，他感到此人与自己的

小说有关，血突地向脑子涌去，眼珠子鼓胀胀的，“您是……”

“《东方文学》的。”

“快坐，快坐。”于词林的身子直摇晃，手脚也僵板了。屋里只有一把椅子，让了客人，他只能坐在床上。

陌生人环视着四周的破旧，略有些紧张的脸上，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。他问：“屋里再没别人了？”

于词林先是诧异，然后撇嘴笑笑，摊开两手说：“再多一只耗子你都能看见。”

陌生人把腿上的黑色公文箱平放到桌上，抹去脸上的慌乱，把犀利的目光刺进对方的眼睛里，缓慢而坚定地说：

“你的小说《屈辱》，将永远活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还有你的名字——于词林。”

本来就在抑制激动的于词林，突然失了控，身子乱颤，晕眩出的冷汗从死去般的脸上渗了出来。他的胃一阵痉挛，忙张开大嘴空呕两声，身子软绵绵地斜靠在油迹麻花的棉被上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陌生人惊慌地问，站起身，走了过去。

“没事。”于词林声音微弱地说，“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，却还是不够。”他无力地摆摆手，让客人坐下。他闭上眼睛，缓解那兴奋得胡乱蹦跳的心。过

了十来分钟，他坐起身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见笑了，我拼了二十五年的命。”他用求得理解的含着泪水的目光望着对方。

陌生人那因富贵而闪着红光的脸上，现出崇敬而羡慕的神情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严肃起来，用审问的口气说：“我们都怀疑不是你写的。”

话音没落，于词林炸起身，勃然变色，刚要发作，转念一想，这话虽损，却给字字如金的《屈辱》又添了贵重。于是他那横起的眉毛渐渐松展，竖立的眼睛也随之躺下，有了满足的笑意。他用平和的语气说：“这怀疑能理解，可我有证据。”他带着一身的神气，走到齐人高的手稿旁，找出厚厚的一叠说：“这就是证据，修改十八次的底稿。”

陌生人说：“还有吗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“一个字也要拿出来。”

“一个标点符号也没了。”

陌生人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于词林，深思的手指，轻敲着黑色的公文箱，最后，他抿了下嘴唇，皱出一道决心已定的纹缕，他说：

“我要跟你做一笔交易。”

于词林打了个愣怔，“交易？”他用手摸着过早光秃的头顶说。

“这篇小说一万字，最高稿酬是二百元。”

于词林打断陌生人的话：“要是挣钱，我就不写